

鲁迅那次演讲，除了《玩偶之家》还提到另一个剧，说娜拉走后怎样，其实易卜生自己就有解答，这便是他六十岁时写的《海上夫人》。剧情大致如鲁迅所说：“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。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，一日突然寻来，叫她一同去。她便告知她的丈夫，要和那人会面。临末，她的丈夫说，现在放你完全自由。走还是不走，你自己选择，并且要自己负责。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，她就不走了。”

鲁迅意不在此，介绍过于简单。一件事的复杂程度，往往能引起人的复杂程度。换言之，如果事很复杂，那么当事人的人便会很复杂。“这女人”叫艾莉达，自幼随父在孤岛上守灯塔，习惯了海与寂寞，以至于到了陆地结婚、持家、生子，始终郁郁寡欢，怅然若失。她常不辞舟车劳顿，独自去海边散步、伫立、凝望。当她回到镇上，邻居们会见她一头秀发飘逸，满面容光焕发，便称她作“海上夫人”。她的丈夫是位医生，知道妻子的魂在海边，表示要把家搬到海边去，但被妻子拒绝了。丈夫不知道妻子的魂更在海边的一个人的身上——尽管她连这个人的名字都不知道。十年前，艾莉达邂逅了一位水手，他们一见钟情，从初祖聊到星月，从海鱼聊到海鸟，从涨潮聊到退潮……但船上出了命案，水手被迫逃亡。临别时，他们把各自的戒指串在一起，抛向波涛，让大海见证他们的婚约，十年后见面，再续前缘。

十年之约，已到今日。

敲女生家门

任溶溶

卿开门。我说我勇敢，我真的就去敲陈则卿家的门。陈则卿笑吟吟地出来问有什么事，我们说没有事，就是问候你。陈则卿笑笑，把门关上。这件事表明我勇敢，大家服帖。

我们小时候，男生和女生是不搭界的，男女授受不亲嘛！

当时广州的思想就是这样保守。

上学的时候，春天在课堂，在郊外。那时我们对春天的感受慢慢变得自觉有意识了。我们到野外观察和描绘春天。春天从眼前匆匆而过，却给我们留下了不尽的思索。

而今，在城里，春天的感觉没有乡下那么深那么浓，唯有从道旁、阳台、公园见到树的新芽和花草的新绿。那是春天的缩影，那是城里特有的春天。可是，人们感受春天的意念却变得格外强烈和迫切。于是，城里人进公园或郊外踏青成了时尚。难道他们仅仅是为了观赏一下春天的明媚风光吗？直到有一天，我从一位古稀老人那里寻到了答案。

那年春天，我在郊外踏青时又遇到那位拄着双拐的老人，记不清在这儿见过他多少次了。他拄着双拐，走起路来东摇西晃地，随时有摔倒的可能。

“其次致曲。曲能有诚。诚则形，形则著，著则明；明则动，动则变，变则化。唯天下至诚为能化。”

“其次”，“至诚”之次，差一等的人。或“尽性”之次，即展现本性尚未达到极致。如果说“至诚”“尽性”指圣人，那么“其次”就是所有求诚之人。孔子曰：“生而知之者，上也；学而知之者，次也；困而学之，又其次也；困而不学，民斯为下矣。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多数人，即“学而知之”和“困而学之”的人，应该就是子思所说“其次”之人。

“曲”，古人注曰“犹小小之事”“一偏也”，如今一般译作“局部”。“致曲”，致力且达到某些方面要求。如孟子所说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四心，为人之本性，若未能全部发挥、展现，而只做到一点或两点，便是致曲。

的内部。”

我想，鲁迅对娜拉走后的两个预言——不是堕落，便是回来，易卜生都会想到。但他以《海上夫人》作答，则是十年后的事，他似乎也经历了艾莉达那样漫长的纠结。十年前《玩偶之家》上演，一面遭到保守人士的攻讦，一面得到新派人士的拥护，被誉为妇女解放的宣言书。但易卜生在一个妇女组织为他举办的致敬会上，却说他并不是这意思，自己不过是在作诗。所谓作诗，说穿了就是自说自话，毫不顾及现实情况和别人感受，恰如鲁迅所说，作诗如同黄莺唱歌，是它自己要唱的，不是它存心要唱给人听的。易卜生说自己在作诗，等于承认了自己的不切实际和没有办法；等于告诉全场的人，他只有发裂的火气，没有度人的金针。然而，易卜生对那些批评的舆论，好心的建议譬如“娜拉终究是回来的好”之类，觉得净是从纯粹的道德出发，非但无法认同，更逼出了极端的话：“一个作家的笔必须违背绝大多数人的意志，去突出自己个人自由的天性。”

除了《海上夫人》，还可提到另一个剧，那就是比昂逊的《新婚的一对》。比昂逊比易卜生小五岁，《新婚的一对》却比《玩偶之家》早问世了十多年。同样是一对夫妇，地位和经济关系则倒了过来。剧情大致如鲁迅的口气说：“这男人是入赘豪门了。然而受不了贵族的清规戒律，放弃了诱人的庄园

财产，新婚第三日就把妻子从他父母身边带走，到城市自食其力。但不管他怎么卖力，终究不能让妻子高兴起来。那女人的闺蜜得知，便故意当她的面去引诱她丈夫，令她吃醋。那女人虽然天真，毕竟不傻，终于发怒把闺蜜赶走了，从此发自内心地爱她的丈夫。临末，她丈夫说，这是你闺蜜的奉献，你应向她致谢并道歉。于是什么事都没改变，他们和好了。”顺带一提，“这男人”叫阿克克尔。

我想《新婚的一对》若换了易卜生来写，那么阿克克尔会以十年为期，先后作出两个行动。前一个是像娜拉那样择门而走，从此自食其力。阿克克尔是男性，因此鲁迅的两个预言于他都不适用。后一个是像艾莉达那样获得自由，选择享受富贵。易卜生早年身世坎坷、经济拮

据，中年文坛成名、生活优裕，晚年身体欠佳，缠绵病榻。原有的叛逆性格，原来的愤世嫉俗，未免会慢慢地消减。尽管如此，易卜生始终坚持个体的自由，他从不相信圣人相助，也从不构思完美结局，绝不会按比昂逊的套路出笔，更不会按公众们的要求行事。

究竟是无情和痛快地揭开现实的缺陷，还是有情却勉强地遮蔽生活的坑洼？作家必须选择，且必须基于自由之上去选择。选择以后，作家还可以通过以后的作品作出调整，甚至反转。这一点作家实在比艾莉达优越得多。

那次演讲两年之后，鲁迅作《伤逝》，用涓生和子君的故事再次强调了娜拉出走后的预言，也呼应了那次演讲所说的，妇女的解放须有两个条件，

“曲能有诚”，这话说得好！如果只讲“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从容中道”，只讲“唯天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”，那么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会敬而远之，望而却步。子思深知登顶之难，所以才说“其次”。一切要求上进的人，本着良心想事，去做事，哪怕不够全面，哪怕不是最好，也是真诚、实在的人。“曲能有诚”是符合现实的判断，是贴近生活的勉励，让人感到亲切、温暖，觉得自己也是其中一员。

心诚了就会自发显露，显露了就会逐渐显著，显著了就会日益显明。“形”，显形，由内而外的透露。“著”，显著，由小而大的扩充。“明”，显明，由暗而亮的光大。形、



似是故人来（纸本水墨）胡建君

不久前，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推出过一部由杜邯郸编剧、鲁伊莎导演的大型儿童剧《孩子剧团》。作品描绘了上海一些少年儿童在党的领导下，不忘初心，努力奋斗的故事。这使我想到了稍后由石凌鹤编写的《乐园进行曲》。

孩子剧团 1937 年在上海成立后，辗转入川。之后兼任孩子剧团艺术指导员的，便是石凌鹤。

石凌鹤 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专家。早些时候，他为由报撰写过一百多篇剧评，还曾见到过鲁迅先生在一次讲演时的场面。三十年代，这位风华正茂的作家又同《孩子剧团》的小朋友产生了深厚的友谊。

孩子剧团成立后，曾演出过独幕儿童剧《帮助咱们的游击队》《为了大家》等作品，为抗日战争做了许多工作。但当剧团到了重庆之后，为了进一步打开局面，也需要拿出来更有分量的作品，于是石凌鹤就产生了写一出大型儿童剧的想法。当时孩子剧团是隶属三厅领导的，石凌鹤便将这个想法向三厅的负责人郭沫若汇报，郭沫若十分赞同。于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儿童剧《乐园进行曲》，便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了。作品气势恢宏，载歌载舞，塑造的人物有个性，对现实的反映有一定深度。

剧本定稿后，即投入排练。排戏时，石先生让几位年龄大一点的孩子，当时也不过十六七岁，担任小演员，他则负责总排。通过排戏的实践，大家觉得学到了专门知识，心情格外愉悦。一位当时的小导演，奚里德，1949 年后，他成长为戏剧家，曾担任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领导工作，每次忆及当时情景，分外激动，他曾说，“排《乐园进行曲》时担任小导演，使自己业务水平有很大提高，通过这出戏的实践，我们在艺术上开始有了独立工作的能力。”

1941 年春，《乐园进行曲》在重庆的国泰戏院公演了一个多月，场场客满，轰动一时。观众极为踊跃，为满足他们的需要，有时竟一天演出三场。这个戏的排练和演出，还得到了当时在重庆的一些艺术家的热情支持。剧中的舞蹈由吴晓邦设计，作曲由朝鲜人韩悠含担任，演出时则由中华交响乐团伴奏，马思聪指挥。强大的阵容，使这出儿童剧收到了强烈的效果。观众深切意识到，作品展示了革命者对新中国美好前途的向往。

著、明三者，都是心诚的外在表现，一步步强烈起来，但还是相对静态的描述。确切的动态描述是“动”“变”“化”。动有两义，一是自己行动，二是令他人感动，应把二者结合起来理解。变、化亦如是，首先是自己，然后又包括他人。变就是改变，转变，改邪为正，转非为是。变产生了普遍的良好效果就叫化。原文语意十分清楚，致曲的人也可以在一些方面修养有成，且能感化、教化他人。

子思最后强调，全面的化境只有至诚的人即圣人才能做到。这是提醒致曲的人不能止步，而要向至诚前进，向圣人看齐。

一是在家里要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，二是在社会上要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。但他话锋一转，说可惜自己并不知道这两个条件究竟如何取得，单知道仍然要战斗、剧烈地战斗。

鲁迅的尖锐是出了名的，鲁迅的温和则鲜为人知。我想，鲁迅基于自由上的选择，似乎介于易卜生和比昂逊之间。易卜生制造尖针，比昂逊编织软绸。当尖针轻易地刺破软绸，而尖针自己无法补救，更是谁都无法补救时，我想还是小心地同时保管两者为好。那次演讲，鲁迅也说了这个意思：“战斗不能算好事情，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。那么，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。”

绸有杂丝复有尘，欲撕欲护每伤神。事关紧要当由己，针到金时方度人。

都是心诚的外在表现，一步步强烈起来，但还是相对静态的描述。确切的动态描述是“动”“变”“化”。动有两义，一是自己行动，二是令他人感动，应把二者结合起来理解。变、化亦如是，首先是自己，然后又包括他人。变就是改变，转变，改邪为正，转非为是。变产生了普遍的良好效果就叫化。原文语意十分清楚，致曲的人也可以在一些方面修养有成，且能感化、教化他人。

子思最后强调，全面的化境只有至诚的人即圣人才能做到。这是提醒致曲的人不能止步，而要向至诚前进，向圣人看齐。

想起石凌鹤

李涵

十日晚，重读《樊发稼论童诗》，想起他的笑脸，就像春天。

想起石凌鹤

李涵

十日晚，重读《樊发稼论童诗》，想起他的笑脸，就像春天。

想起石凌鹤

李涵

十日晚，重读《樊发稼论童诗》，想起他的笑脸，就像春天。

想起石凌鹤

李涵

十日晚，重读《樊发稼论童诗》，想起他的笑脸，就像春天。

想起石凌鹤

李涵

十日晚，重读《樊发稼论童诗》，想起他的笑脸，就像春天。